



中国当代
作家小说集

樊健军

著

穿白衬衫的抹香鲸

CHUAN BAI CHEN SHAN DE MO XIANG JING



二零一七
汪曾祺华语小说奖
短篇小说奖得主

 中国文史出版社

非虚构

樊健军

著

中国当代
作家小说集

穿白衬衫的抹香鲸

CHUAN BAI CHEN SHAN DE MO XIANG JING

 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穿白衬衫的抹香鲸 / 樊健军著. -- 北京 : 中国文史出版社, 2018. 4

(“锐势力”中国当代作家小说集 / 郑润良主编)

ISBN 978-7-5205-0157-6

I. ①穿… II. ①樊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50462 号

责任编辑: 全秋生

封面设计: 徐 晴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-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-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温林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印 张: 15.25 字数: 240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49.8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有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目 录

厚道面馆 / 1

敲钟者 / 18

临终傩舞 / 34

喜马拉雅驴友 / 50

头等药事 / 65

天上掉下个莫小菜 / 78



焚画记 / 93

刀 疤 / 107

野 钓 / 119

穿白衬衫的抹香鲸 / 133

花儿和信使 / 147

玫瑰天堂的约会 / 160

半窗红烛 / 172

酒干倘卖无 / 189

花黄时 / 201

红指甲 / 212

榴莲的寓言 / 224

跋：未完的旅行 / 239



厚道面馆

下午三点，是最松懈的时候了，极少有客人，偶尔有一个，是因为错过了午餐的最佳时间，碰巧撞见了厚道面馆，才进来叫碗面条，狼吞虎咽吃过，面汤也不剩，还要了一杯凉开水，之后腆着圆滚的肚子打着饱嗝走了。客人一走，面馆立刻恢复了安静，那个坐收银台的女孩用双臂垫着脑袋，趴在收银台上睡着了。她好像永远睡眠不够，只要逮住空隙就赶紧打个盹，做个梦。两个服务员，一个高个子女孩和一个瘦削的男孩，高个子女孩在玩手机，可能被手机里的什么逗乐了，无声地笑了起来，身体随着双肩一同颤抖，嘴巴咧得像个蛤蜊。瘦削的男孩呢，一手托着腮，一手压在菜单上，两只眼睛有些忧郁地盯着窗外。

厚道面馆外是条南北走向的街道，街边栽了香樟树，高大的香樟树绿荫蔽日，间或有鸟雀从香樟树上落下来，好像一片片飘落的树叶。有人走过来了，惊扰了鸟雀，鸟雀就腾地飞起来，好像生了魔法的树叶逆向飞，又回到了香樟树上。隔着玻璃幕墙，这一切都是无声的，像情节简单的哑剧，人从东边来，鸟雀就飞到西边的树上；人从西边来，鸟雀就飞到东边的树上。那走过的人走远了，鸟雀又开始往地上落，一只，二只，三只……忽地，落下乱哄哄的一群，数不清有多少只。瘦削的男孩揉揉眼睛，但揉晚了，鸟雀早已落到了地上。它们在地上并不安分，蹦蹦跳跳的，让人眼花缭乱。

“三十二只。”瘦削的男孩忽然兴奋地嚷嚷道，“三十二只麻雀，我长这么大第一次见过这么多麻雀。”

趴在收银台上的女孩仍在梦乡，不知呓语了一句什么，声音混沌不清。

“真是个娃娃，几只麻雀都大惊小怪的，”高个子女孩嗤了一下鼻子说，“我那村子里一棵树上都落得比这个多，三百二十只都有。”

瘦男孩轻蔑地瞥了高个子女孩一眼说：“你不吹牛会死吧！？猪尿泡大过皮球，哪天你被手机里的人拐跑了，就当你变个麻雀飞了。”

没人回应瘦男孩的话，高个子女孩的注意力全落在了手机上，她的嘴巴噘了一下，似乎有人惹她不高兴了。

瘦男孩讨了没趣，往店堂后走，去了一趟洗手间，返回来时正好看见那几十只麻雀炸开了锅，差不多同时逃向了东边的香樟树。鸟影还没散尽，一个男人的身影从西边闯入了瘦男孩的视野。碰巧得很，那个男人穿着一件银灰色的T恤，T恤上密布的花纹很奇特，像落了一身的鸟雀。男人戴着墨镜，下身穿着蓝中泛白的牛仔裤，右肩挽着一只黑色的背包。男人在瘦男孩的视野中央停住脚步，摘下墨镜，抬头看了一眼厚道面馆的招牌。之后，他重新戴上墨镜，坚定地朝面馆的玻璃推门走了过来。

“欢迎光临！”

瘦男孩见状抢先一步赶到了门边，欢迎戴墨镜的男人到来。

趴在收银台上的女孩本能地蹦了起来，本能地附和着瘦男孩的问候：“欢迎光临！”她的左脸上镂着几条细长的印痕，估计是袖子上的褶皱留下的。高个子女孩反应慢一些，待她抬起头，戴墨镜的男人已经越过了收银台的位置。高个子女孩将手机放入工作服的口袋，然后向戴墨镜的男人微微弯了弯腰，露出一个老练的服务员该有的笑容。

戴墨镜的男人对服务员们职业化的热情视而不见，扫视一圈店堂后选中了一个靠窗的位置，将背包放在旁边的座位上，向东而坐，正好面对玻璃推门的方向。高个子女孩可能为了挽救刚才的怠慢，给刚到的客人送上了一杯白开水，同时递过去一纸塑封过的菜单。

“你们这儿有什么吃的？”戴墨镜的男人问。

“炸酱面、油泼面、臊子面、牛肉面、香菇肉丝面、海鲜面、凉拌

面……饺子、馄饨、汤粉、鸡蛋饼……盖浇饭、咖喱饭、蛋炒饭……也有粥，皮蛋瘦肉粥、红枣粥、海鲜粥……也可以炒菜，菊花青鱼、鱼香肉丝、鱼香茄子煲、家乡豆腐、时鲜蔬菜。”高个子女孩的语速飞快，说了相声贯口似的一大串。

“这么多？”戴墨镜的男人皱了皱眉头，拿起菜单，溜一眼，又放下了，说，“你给我推荐一个拿手的。”

“先生，请问您是要吃面食呢，还是炒菜吃饭？”高个子女孩问。

“牛肉面有吗？”戴墨镜的男人说，“听说你们的牛肉面味道很不错。”

“绝对假不了！”高个子女孩说，“我也建议您尝尝牛肉面，咱这的牛肉面，是牛骨熬的汤，每天一架新鲜的牛大骨，原汁原味，吃过的都忘不了，来吃的多是回头客呢。”

“那就牛肉面吧。”

“您要微辣，不辣，还是够辣？”

“微辣吧。”

“好呢，一份中碗的牛肉面，微辣。”

“不，不是一份，是三份！”戴墨镜的男人说。

“三份？”高个子女孩愣怔了一下。

“先生，咱们这的牛肉面分量很足的。”瘦男孩插话。

“三份。”戴墨镜的男人肯定说。

“好呢，三份中碗的牛肉面，微辣。”高个子女孩很快收住了诧异的表情，重新浮上了愉快的微笑，“请您稍等。”

三碗泼香的牛肉面转眼摆到了餐桌上，戴墨镜的男人却不急着用餐，朝高个子女孩吩咐：“把你们老板喊来，就说有个朋友请他喝杯酒。”

“您是我们老板的朋友？”收银台边的那个女孩一脸狐疑。她长着一张圆脸，剪着齐耳短发，几根指头尖染成了天青色。

瘦男孩也转过脸来，不看玻璃幕墙外的麻雀了，一双眼睛盯住戴墨镜男人的侧面。这个叫了三碗牛肉面的客人身材魁梧，膀大腰圆，让瘦男孩多少产生了自卑心理，眼神里有了遮掩不住的怯意和敬畏。

“先生，请稍等，我这就去告诉我们老板。”高个子女孩朝店堂后走去。

戴墨镜的男人扯开背包的拉链，从背包中摸出一瓶酒，其实只有大半瓶酒，应该是喝剩下的，又向瘦男孩要了三只玻璃酒杯，给两只酒杯斟满了酒，另一只倒了小半杯。然后戴墨镜的男人就正襟危坐在餐桌边，一声不吭，等待他的客人。

面馆老板是个矮个子男人，肚皮隆起，像个怀胎十月的孕妇，头顶秃了一大块，脖子上套了一根指头粗的金项链。他好像很不情愿从梦乡中苏醒，睡眠惺忪，刚进店堂就打了一个响雷般的喷嚏，可能被弥漫的酒香呛着了。他擤了一下鼻子，在就近的餐桌上扯过一张餐巾纸，擦过脸，然后朝戴墨镜的男人走了过去。

“大哥，您有什么吩咐？”矮个子老板问。

他的声音中有一抹没能掩藏住的不耐烦。

戴墨镜的男人做了个手势说：“请坐。”

矮个子老板在戴墨镜的男人对面落座，那缕不悦还没散去，稍微提高了嗓音说：“大哥找我有什么事呢？”

“就喝杯酒，聊聊天，”戴墨镜的男人说，“贵店的面食，不知合不合你的口味？”

戴墨镜的男人摘下眼镜，将它放在右手边，那儿有另一碗面条和一只装了小半杯酒的酒杯。没有了墨镜的遮挡，他的眉目就暴露了，他的眉毛粗黑，眼眶现出一个粗大的轮廓，右眼上方有道疤痕，疤痕的一端斜插入眉毛中，一小截裸露在额头上。这道疤痕让他的相貌现出几分掩饰不了的凶险。

矮个子老板捉住酒杯，将酒杯旋转了一下，角度不大，可能在犹豫要不要端起酒杯，但最终还是端了起来，脸上出现了配合的微笑：“欢迎光临小店。”浅浅啜了一口酒，放下酒杯，静待对方的反应。戴墨镜的男人不知什么时候又把墨镜戴上了，脸被墨镜隐去了大半边，同时隐去的还有他的眼神和表情。他扬起脖子，喉咙里咕噜一声，杯中的酒立刻去了一大半。

“老板的面馆开张了很久吧？”戴墨镜的男人放下酒杯问。

“八年零三个月，”矮个子老板说，“够打败日本鬼子了。”

“难怪，算老店了。”戴墨镜的男人说。

矮个子老板脸上有了自豪的微笑，从口袋里摸出烟来，要给戴墨镜的男人一支，后者拒绝了。矮个子老板可能极想抽一支，可还是控制住了烟瘾，将烟放回了原来的地方。他不能让光临面馆的客人闻到烟味，那样会影响他的生意，尤其是不能让那些不抽烟的客人闻到。

“趁热吃面条吧，”矮个子老板提醒说，“面条凉了口感就差了，那样会影响胃口。”

他对他的面条很有信心。

果真，戴墨镜的男人尝过面条后没忘来一句赞叹：“不错。”

“拿两碟小菜来。”矮个子老板朝高个子女孩吩咐。

两碟小菜很快端上来了，一碟花生米，一碟酸萝卜。不过为他们服务的不是高个子女孩，而是瘦男孩，同时送过来的还有矮个子老板的透明水杯，水杯里泡着枸杞和人参。

“大哥旅游还是出差？”矮个子老板将身体微微后仰，脸上随之有了那么一缕优越的微笑。

“随便走走。”戴墨镜的男人说。

“哦！”矮个子老板吃不准对方随便走走，到底是出差还是旅游，重重哦了一声。

“老板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阅历丰富得很，一定听到不少故事，”戴墨镜的男人仿佛随口一问，但问得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，“有什么故事讲个听听。”

“故事？”矮个子老板果然一脸迷茫，“说没故事吧，天天有故事；说有故事吧，天天又没故事，都是一样的故事，乏味得很。”

“随便讲一个，当下酒菜。”

“有趣的没有，无趣的讲了更无趣。”

“那就讲个别的。”

“来个荤的？”

戴墨镜的男人摇摇头，表示不愿意听荤故事。

“那就真没得讲了。”矮个子老板的口气好像很遗憾，可能不愿意将时间消耗在无聊的故事上，更何况面对这么一个陌生的客人。或许，他不是个喜欢讲故事的人。

“……半年前，咱们这儿是不是发生过什么事情？”戴墨镜的男人抿了一口酒，有可能他的眼睛从墨镜后盯紧了矮个子老板。

“半年前？发生什么事情？”矮个子老板的坐姿忽然端正了，目光直视戴墨镜的男人，可对方的脸被墨镜遮蔽，就转而落到眼前的酒杯上，“像吃饭睡觉这类事情肯定会发生，如果说无中生有的事情，本人想象力有限，想讲也讲不到啊。”

矮个子老板有了些许像被人揭了老底的愠怒。

“那是我没耳福了。”戴墨镜的男人举起酒杯说，“无中生有的故事，讲了也没意思，我不喜欢听。来吧，咱们喝口酒吧。”

矮个子老板又是浅啜了一口酒，努努嘴，似乎想说什么又不说，将酒杯轻轻放回了餐桌。

“老板真是谦虚了，一个故事也不给讲讲？”戴墨镜的男人追问了一遍，他的话好像最后通牒，矮个子老板不讲故事就是不给他面子，就是不尊重他，或者矮个子老板藏了一肚子故事，就是吝啬，不愿意讲给他听。

“抱歉抱歉，如果讲牛肉面，我倒是讲得出一大串道道来。”矮个子老板自嘲地笑了笑说。

“那么，我给你讲一个故事？”戴墨镜的男人伸手去摘墨镜，都碰到墨镜了，又放下了手，“不一定是故事，也不一定有趣，喝酒时总得说点什么，要是都不说话，酒喝到嘴里都是干巴巴的，还不如不喝呢。”

“大哥，我向来笨嘴笨舌，真没什么故事呀。”矮个子老板拿手抚摸着着自己的肚子，替自己辩解说，“我这儿是个草包，除了草，还是草，一肚子榨不出水分的衰草。”

“我讲一个？”戴墨镜的男人说。

“愿洗耳恭听。”

矮个子老板做了个请讲的手势，不再说话，只在肚子里翻来覆去地瞎琢磨，这种人还是第一次见识，喜欢听人讲故事，世界之大，什么鸟都有。换了他，就是在电影院，电影再精彩，坐不了几分钟也会呵欠连天。但没办法，谁叫对方是客人，还要了三碗面条，冲着这三碗面条也得耐心听上帝讲下去。

戴墨镜的男人端起水杯，先喝了口水，又清了清嗓子，好像将嗓子眼里的淤积清理干净了，这才说：“……他是个孤儿。”

他的故事来得没头没脑。他的声音没因水而湿润，粗粗粝粝的，有些割人耳朵。

矮个子老板动弹了一下身子，似乎被对方的说话声磨砺得有些不舒服，想找个恰当的姿势来聆听。

“这个可怜的家伙，三岁的时候，他父亲就去世了，五岁的时候，他母亲遭遇了意外。

“可是，父母的早逝没有给他带来任何阴影，他从小就是个很阳光的孩子，养父养母将他视若己出，是他们的掌上明珠。

“不只养父养母疼爱他，老师、邻居都对他赞美有加，同龄的孩子喜欢同他一块玩，同他交朋友，将他当作榜样。他很聪慧，也很勤奋，从学校捧回来的奖状一摞一摞的，装满了几抽屉。养父养母原本要把他的奖状张贴在客厅里，可他说什么也不愿意，都被他锁在了抽屉里。他是个谦逊的孩子，一点也不张扬。

“上高中的时候，就有女孩子偷偷喜欢他，给他塞过纸条，向他借书，请他帮助她们温习功课。胆大的，还送过小礼物给他。后来上了大学，估计喜欢他的女孩子更多，养父养母问他，什么时候找女朋友，每次他都笑而不答。养父养母猜想，说不定他已经有了女朋友。

“大学毕业后，他应聘来到了这座城市，在一家公司做工程师。”

“那么优秀，是哪家大公司？”矮个子老板插话说。他好像对故事的真实性没有丝毫怀疑，但戴眼镜的男人没有回答他的提问，而是顺着他自己的思路继续往下说。

“他几乎每天都要给养父养母打电话，说一天的见闻，内心点滴的

想法，同养母的话更多，每次通过电话之后，养父养母都特别愉快，特别有幸福感，第二天起床，他们脸上仍留有昨夜的微笑。感谢上天，给了他们一个多么优秀的恩赐，弥补了他们没有生育孩子的遗憾。

“有一天，他在电话里说，在距离公司不远的地方遇到一家面馆，那里的牛肉面同养母做的面条的味道多么相似。当然，他说的不是养母，而是妈妈。他说虽然远隔千里，仍然能闻到妈妈的味道。从那以后，只要有空，他就会去那家面馆，叫上一碗牛肉面。他说有一次，当他吞下第一口面条时突然泪流满面。他说哪怕吃一辈子牛肉面，也不会生厌。”

“牛肉面？”矮个子老板欠起身来问。

“是的，牛肉面。”戴墨镜的男人说。

“很感人啊，这座城市不知有多少家面馆，也不知是哪一家如此幸运。”矮个子老板感叹说，“但愿是我这儿。”

戴墨镜的男人静止了一下，似乎在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刚才有些激动了。

“来，来给大哥敬杯酒。”矮个子老板朝一位穿白色工作服的小伙子招手，后者不知何时进到店堂的，看模样是厨师。

那穿白色工作服的小伙子闻声走了过来，矮个子老板将自己的酒杯递给他，小伙子端起酒杯，碰了碰戴墨镜的男人的杯子：“大哥，我敬您。”小伙子仰起脖子，将杯子里的酒一干而尽。戴墨镜的男人响应了小伙子的邀请，喝光了杯子里的酒。矮个子老板挥挥手，示意小伙子走开，之后拿过酒瓶，给两只杯子倒了酒，剩下的酒不多，勉强够两杯，稍稍浅了一些。

“后来呢？”矮个子老板似乎被故事吊起了胃口，追问说。

戴墨镜的男人拿手背抚了一下鼻子，他的鼻孔有些气流不畅，声音里有了轻微的鼻音。

“他父亲是个英雄。”戴墨镜的男人说。

“那一年，他父亲从部队回来探亲，途中转车时遇到歹徒抢劫一个老太婆，他赤手空拳同三个持刀的歹徒搏斗，身中数刀，倒在血泊里再也没能站起来。”

矮个子老板叹息了一声，想说话又不知说什么。戴墨镜的男人再次打住了话头，店堂里的气氛有些凝重，几个服务员都默不作声，好像他们并不存在，只有外面世界的喧嚣不屈不挠地钻了进来。

“你说，将来，将来他会怎样？”戴墨镜的男人打破沉默，盯着矮个子老板问，好像“他”的将来就掌握在矮个子老板手中。

“谁？”矮个子老板一时接不上话头，“谁会怎样？”

戴墨镜的男人不再提醒，就在墨镜后拿眼睛罩住他。

“哦，大哥说那孩子呢，拿城里头流行的话说，是个凤凰男，”矮个子老板拍了拍自个的脑袋，他的声音很轻快，也很乐观，“虽然小时候遭遇了那么多的不幸，值得同情，但我敢说他的明天一定是美好的，前途光明灿烂。”

“他会娶个漂亮的女孩做老婆，成家立业，生儿养女，有自己的房子，有自己的公司，别人有的，他一样不会少；别人没有的，说不定他都会拥有。

“在创造生活上，他肯定像他的父亲，也是个英雄。”矮个子老板很热情地参与续编故事，虽然不敢肯定孩子的未来是否真的会这样。

“谢谢！老板不吝啬溢美之言，”戴墨镜的男人朝矮个子老板举起了酒杯，“我敬你，咱们干了这一杯！”

“是我要谢谢大哥照顾生意。”矮个子老板喝下了大半杯酒，他的酒量应该不小，之前的浅酌是习惯的谨慎。

戴墨镜的男人却相反，听声音他感谢的态度是诚恳的，酒却只喝下去一点点，杯子里看不到明显的变化，放下酒杯时还长叹了一口气：“可是他早就没有明天了……”

矮个子老板的嘴巴大张着，一时半会合不拢，好半天才问：“他怎么了？”

“死了。”

“死了！？ ”

“半年前他被人刺死在面馆里，像他父亲一样身中数刀。”

矮个子老板像根弹簧一样从座位上弹直了身子，弹起的过程隆起的

肚子妨碍了他的速度，肚子撞在餐桌上，险些将餐桌撞翻了。桌子上的几只杯子却未能幸免，有两只杯子翻倒了，酒和水淌得满桌都是。矮个子老板的脸色急剧变化着，从震惊到惶惑，从惶惑再到恐惧，最后定格在惨白上。他的额头冒出了细密的汗珠，汗珠往下滑落，汇聚成硕大的一颗，滚过他的眉心，顺着他的鼻梁往下滑，“啪啦”一声砸到了桌面上。

“就是那家他经常去的面馆？”矮个子老板结结巴巴问。

“还能在哪儿！？ ”

“他真的死了？”矮个子老板仍旧不敢相信。

“难道你没看见？你不是目击者！？ ”戴墨镜的男人忽然摘下墨镜，将墨镜掷在桌子上，他的眼睛里放射出可怕的光芒，要噬人的光芒。

“大哥，您肯定弄错了，我哪里会是目击者呢？”矮个子老板替自己辩解说，“这真是个悲剧！一个悲剧！”

矮个子老板从纸巾盒中胡乱地抽出几张餐巾纸，擦拭着额头上的汗珠，劣质的餐巾纸被汗水浸泡后很快湿成了一个纸浆团。他不得不扔了它，重新从纸巾盒中抽出几张餐巾纸，再次擦拭了一遍额头。

“你怎么看得见呢？你根本就看不见别人，看不见面馆外的世界！你就只看得见你自己，不，你连自己都看不见！”戴墨镜的男人冷冷地说。

“大哥，您别激动，不是说故事么？请坐请坐，请坐下来慢慢说。”矮个子老板倒镇静下来了，一边安慰戴墨镜的男人，一边回头吼叫，“给我泡两杯茶来！”

两杯热气腾腾的茶很快放在了餐桌上，端茶的是高个子女孩，她偷偷地觑了他们两眼，转过身时吐了吐舌头，朝坐收银台的圆脸女孩做了个鬼脸。

“这是清明前的高山茶，大哥，您尝尝，解解酒，口感很不错的。”矮个子老板脸上堆满了笑容。

戴墨镜的男人没有吱声，也没有喝茶，就那么直挺挺地杵着，好长一会儿后才坐下来。“大哥，您喝口茶，润润嗓子。”矮个子老板双手捧起茶杯，将茶杯送到了戴墨镜的男人手上，“您不急着赶路吧？耽搁您一点点时间，同您说说我自个的故事。”

戴墨镜的男人没有点头，也没有摇头，几乎面无表情。

“不怕大哥您笑话，我是穷孩子出身，穷到家里揭不开锅，穷到穿不上裤子。十五六岁时跟随别人出来混饭吃，别人也许是闯世界，我只想混口饭吃，可混口饭吃也不容易呀，几十年来，我什么脏活累活没干过，什么苦没吃过，什么罪没遭受过？去工地上挑过砖，疏通过下水道，摆过地摊，做过男保姆，还给卖假货的做过托儿。

“有一次，我饿得发昏了，还偷过人家两个馒头。

“还杀过野猫，偷吃过人家的宠物狗。

“我睡过立交桥洞，睡过野坟沟，有一年还在一截废弃的水泥涵管里住过半个多月。

“虽然做过许多不便启齿的小事，但我从来没干过罪大恶极的坏事，没强奸过女人，没抢劫过谁的财物，更不可能杀人放火。

“请您相信，我不是个穷凶极恶的人，也不是个没有正义不知廉耻的家伙。

“我做那些事情，为的就是有口饭吃，能有衣穿。我是个没有远大理想的人，也不敢有那玩意儿，有饭吃有衣穿有房住就心满意足。

“后来，如果说几句抹点光彩的话，就是通过自己的努力，我在这个城市站稳了脚跟，有了自己的房子，娶了一个同我一样从外地来的女人做妻子，有了孩子，开了这家面馆。虽说没有多少积蓄，可日子还过得去。去年我买了车，是二手车，可外表同新的一样，光鲜得很。

“如果说真有理想的话，那我的理想算是实现了。

“可是，大哥，不瞒您说，我的日子过得一点也不轻松，依旧战战兢兢，就好像端着一碗面汤过街，生怕一不小心面汤就泼了，有可能连盛面汤的碗都摔碎了。这泼掉的面汤还不能烫着谁，摔碎的瓷片还不能扎着谁。我小心翼翼地捧着装有面汤的碗，走啊走啊，生怕自己会碰着谁，又害怕被谁碰着。还得盯着脚底下，怕有绊脚石，怕有土坑水坑污泥坑，恐惧有陷阱，恐惧斜刺里冲过来意外的灾祸。

“我走路时得捧着，睡觉时也得捧着，甚至做梦时还得睁只眼睛。只要我一步不慎，一切都会跌回原点，还不只是回到原点那么简单，而

是有可能一头栽进十八层地狱。就拿我经营这家面馆来说吧，任何一个细节都得注意着，弄不好就会影响生意，生意不好，员工工资付不出，员工会走人，员工走了生意还怎么做？没有了生意，铺租付不出，房东肯定要收回铺面。紧跟着连锁反应，没了生意就没了收入，房子的按揭没法如期支付，银行要收走房子，房子没了，我一家四口上哪待着去？住在大街上？吸汽车尾气？喝东南西北风？这城市哪儿还有我的立足之地啊！？

“面馆的生命就是我的生命，这么说一点也不夸张。”

戴墨镜的男人突然冷笑了两声说：“这就是你为自己开脱的理由？你就因此什么也看不见了？眼皮子底下的恶行也视若无睹？”

矮个子老板愕然地瞧着戴墨镜的男人，不知对方为何冷笑，又为何对他冷嘲热讽。良久，矮个子老板才低下头说：“我看得见什么呢？看见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？”他的声音压得很低，差不多要低到裤裆里去。

“假如，我是说假如，他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，将会怎样？你思想过没有？”戴墨镜的男人没打算放过矮个子老板，而是步步进逼，将战火蔓延到后者身上，让后者逃无可逃。

矮个子老板朝身后看了看，神色有些慌张。他的身后，高个子女孩同瘦男孩站在一块，面无表情，瘦男孩的目光投向了玻璃幕墙之外，那儿是个热闹的舞台，麻雀仍在上下飞舞，仿佛落叶纷飞。那个圆脸女孩守着收银台，没有移动位置。穿白色工作服的厨师坐在不远处的一张餐桌边，眼睛一动不动向着这边，似乎觉察了他们的紧张。

“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幸运吧。”矮个子老板说，“也许，也许在我身上不会有这种倒霉的事情发生。”

他自信，真到了那一步，身后的那几个人是不会袖手旁观的。

“是吗？你确信你不会遭遇不幸？”戴墨镜的男人说。

对于这种过分的言论，矮个子老板还没来得及有所反应，“啪”的一声，脸上早挨了一巴掌。他被这突然袭击的一掌扇懵了，好长时间都没能回过神，等他清醒过来时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，像被烤着了一般。他甚至都弄不明白是谁对他下了狠手，戴墨镜的男人纹丝不动坐在对面的